

ISBN 978-988-99839-5-6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八）
族群研究資料彙編

梁聚五文集

民族 · 民主 · 政論（上冊）

張兆和
李廷貴 主編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八）

梁聚五文集
民族·民主·政論

上冊

主 編：張兆和、李廷貴
副主編：梁紹福、許士仁、今旦、李俊、雷安文、梁志喜
顧曉東、吳一文、許才萬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八）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編輯委員會

主席：廖迪生

編委：馬木池、陳春聲、程美寶

張兆和、蔡志祥、劉志偉

書名：梁聚五文集——民族・民主・政論（上冊）

主編：張兆和、李廷貴

副主編：梁紹福、許士仁、今旦、李俊、雷安文、梁志喜

顧曉東、吳一文、許才萬

出版：華南研究中心

版次：2010年5月第一次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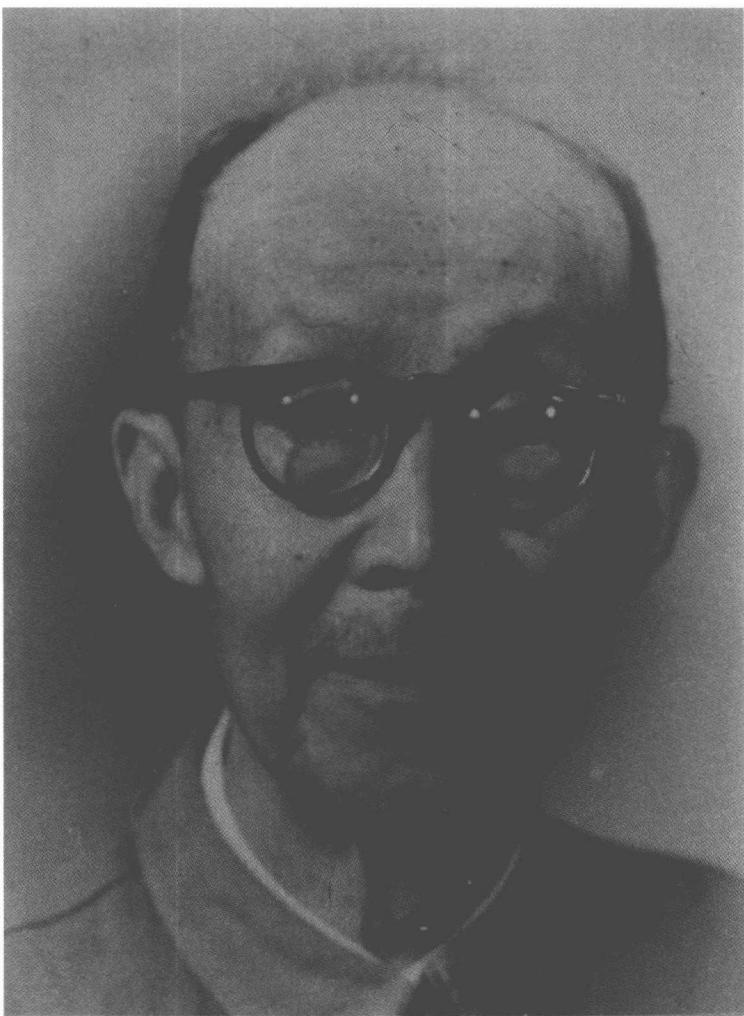
國際書號：978-988-99839-5-6

©華南研究中心 2010

版權所有，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及翻印。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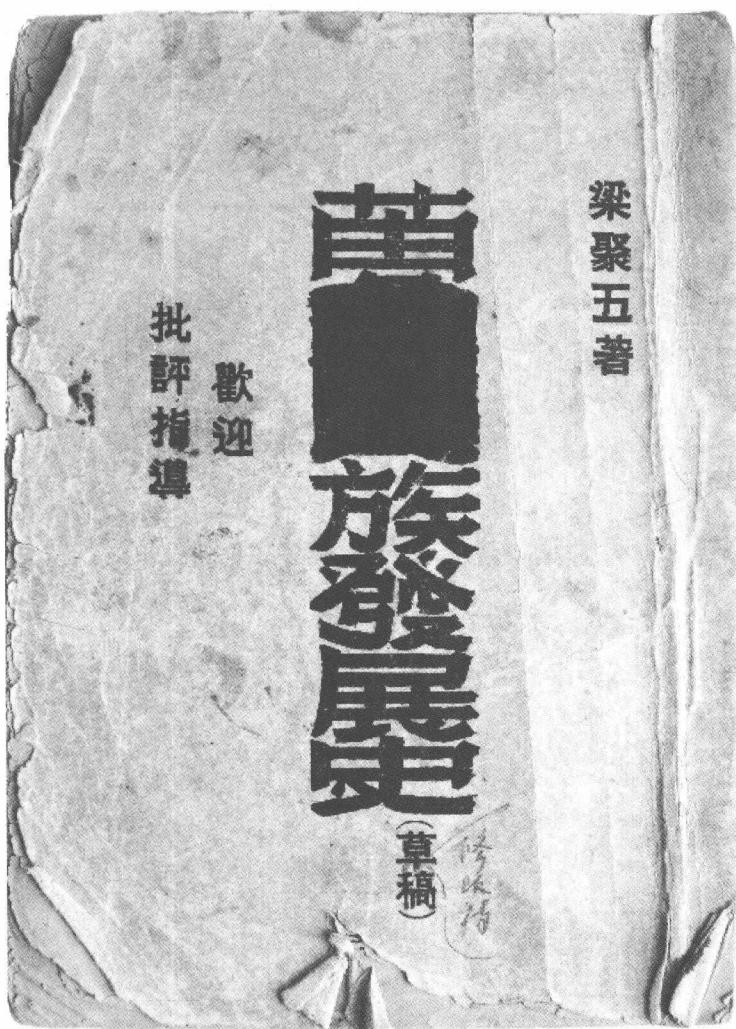
1. 梁聚五先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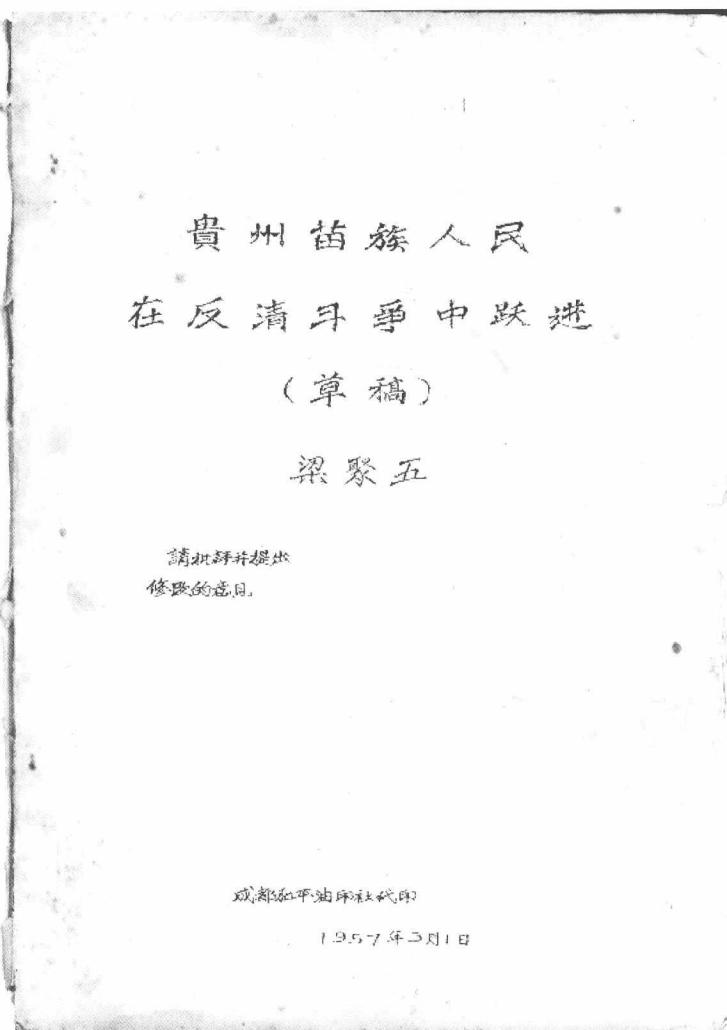
2. 《苗夷民族發展史》（草稿）書稿封面



3. 《苗族發展史》（修改稿）書稿封面



4. 《貴州苗族人民在反清鬥爭中躍進》書稿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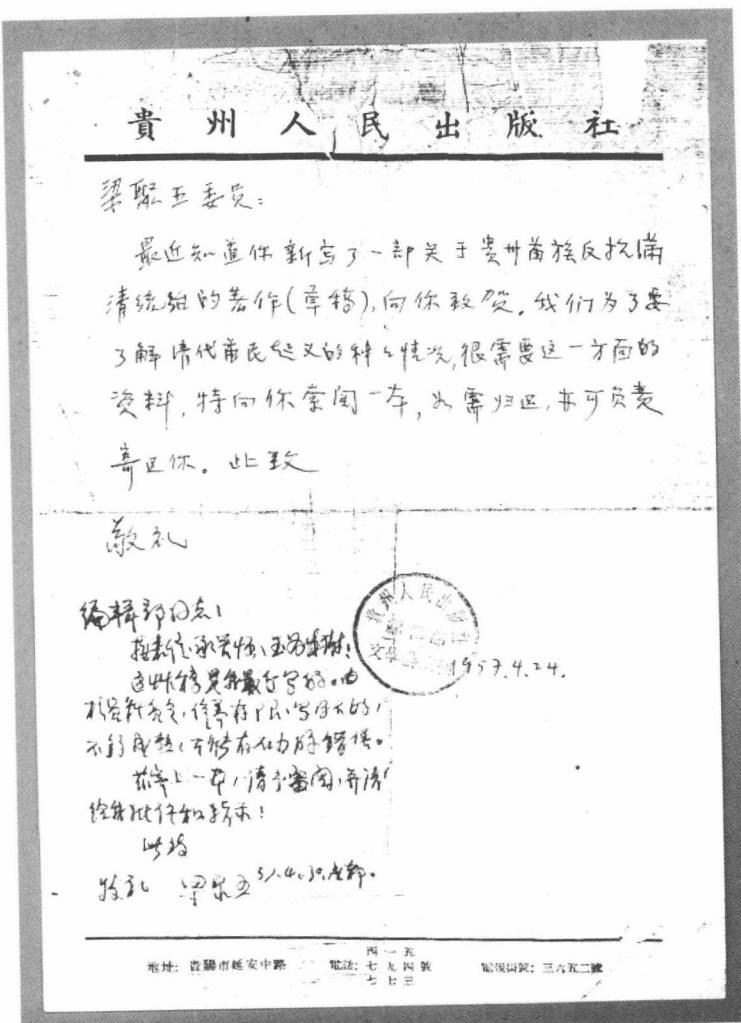


請批評並提出
修改的意見。

(成都和平油印)

1957年3月1日

5. 貴州人民出版社編輯部寫給梁聚五索閱《貴州苗族人民在反清鬥爭中躍進》書稿的信及梁聚五的覆信



6. 〈黔南民族生活剪影〉手稿首頁

黔南各民族生活剪影 梁聚五

序 第二章 編者的文章的意義

時任

在這割時代的血史激盪中，添上一段神話；更不是像宣教師，洋八股，歪曲學究，和過去典型漢奸：張廣泗、田定一、陸鼎、羅紹典……一千人物，對於貴州各民族，均戴着一具「苗」字的光光眼鏡去觀察，一切可比。自然，他們的觀察，是隨着他們五陽西望，口目為宣教師的目的，在如此各民族，對待各民族的實業，提高帝國主義侵畧的特質。洋八股，則專憑洋人的記載，祇將各民族的生活，而且陷入所謂「人種學」的圈套，以低級民族自居。至而學究，都是埋頭故紙堆中，尋章摘句，不啻閉着眼睛說瞎話。而典型漢奸，是當時分化貴州各民族，破壞貴州各民族「反清」擴大聯合陣線的奴才。

著指出過去對於貴州各民族觀察的錯誤，使今後不敢再以偏導盲，重演不幸的慘劇，尤其是當時一般衣冠禽獸，專以屠殺各民族同胞，作此歌詠消清「督辦」的慷慨起見，却有很忠實的把貴州各民族實際生活，鋪敍出來，公開展覽，另行估計的必要。

黔南各民族，文化水平雖低，可是「民族反抗性」極強。從滿清征服大江南北後，黔南各民族，還是不相屈服，并且由石全元，看來，梁維綱、張秀眉、翁先微發動百餘年「反清」的長期抗戰史實看來，真是值得人們歌頌！。論者謂辛亥革命成功之易，其原因，遠在淮海戰役間，貴州各民族「反清」的長

7. 〈貴州少數民族人口分佈及其生活特徵〉手稿首頁

①

貴州少數民族人口分佈及其生活特徵

譚鼎立

一、民族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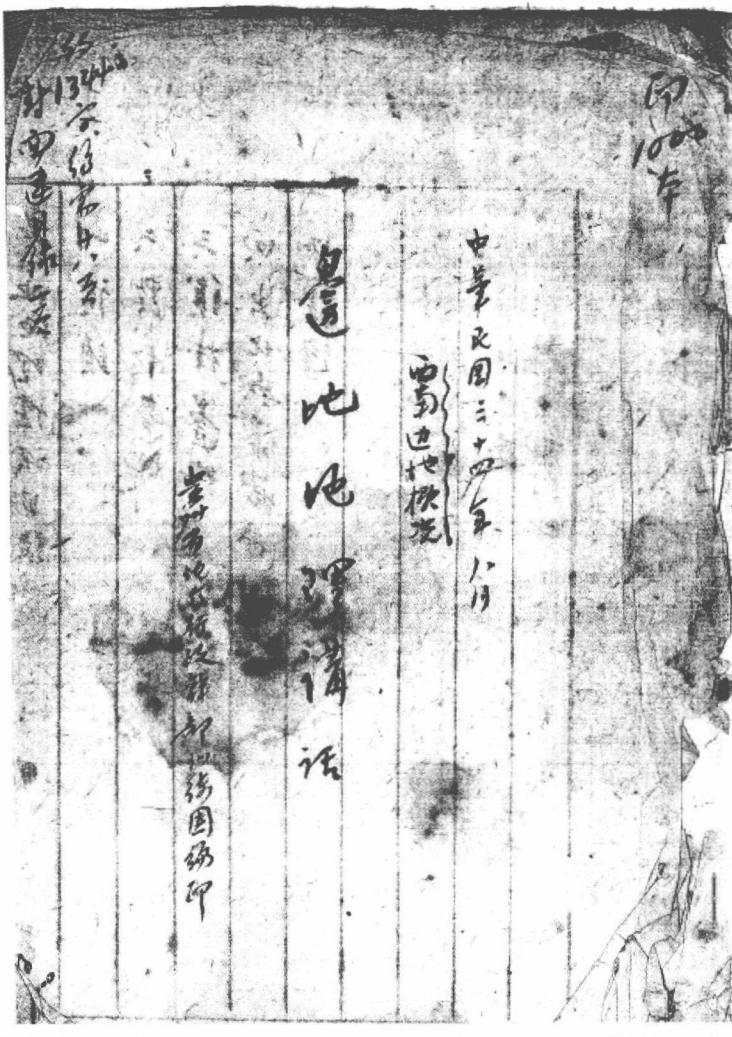
貴州地形如連三行省區域，是一三七〇年（順治元年）開始；這以前，為刀耕火種狀態，而舊土族俗「外苗」者是也。

元時改設八番順元長官司，是做到「熟」程度的矣。

明時武威侯沐英，廢除八番順元長官司，改設宣慰司，熟苗長官司，對少數民族，隨因襲元人「熟處」方略外，並有財稅管理。

據一三七八年（順治六年）統計，貴州人口——少數民族人口一百九万零九百七十二人。以這樣少數民族人口數字，據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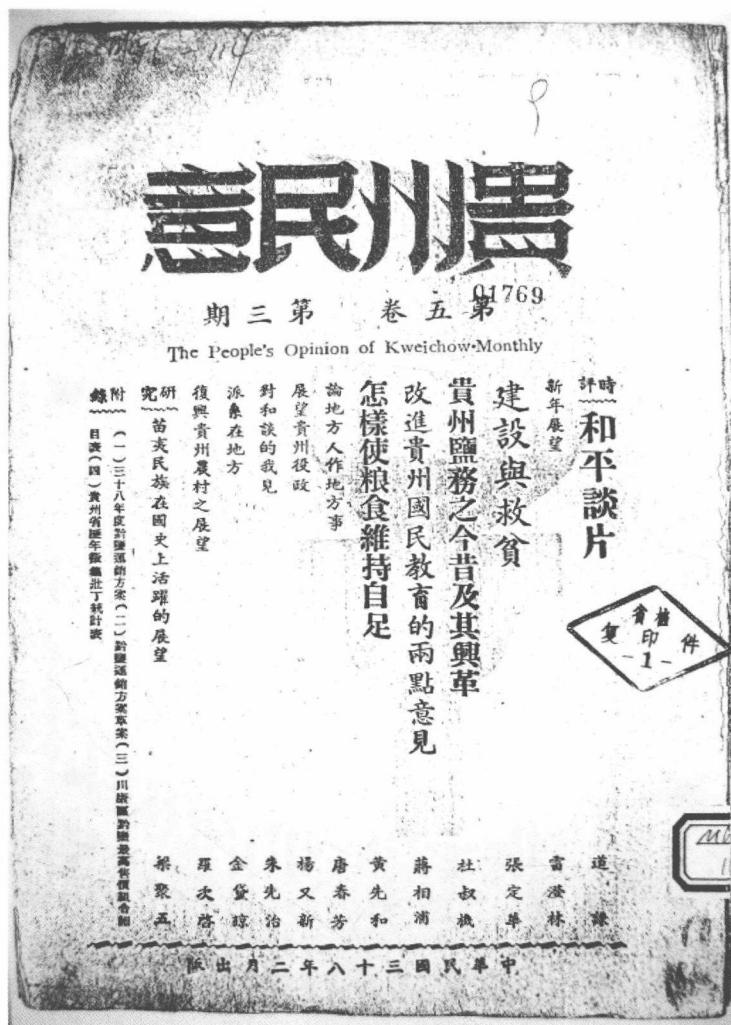
8. 〈邊地地理講話〉手稿首頁



9. 載於《黔靈月刊》的〈西南邊地概況〉



10. 載於《貴州民意月刊》的〈苗夷民族在國史上活躍的展望〉



編輯凡例

1. 本書所輯的資料文獻，根據《華南研究文獻叢刊》編輯原則，儘量忠於文獻原來樣貌。
2. 如電腦排印許可，原文中的錯別字皆予以保留，並把相對的正字置於【】內。原文中應補的字，置於〔〕內；應刪的字，置於〔〕內，並加刪除線，即〔一〕。
3. 如電腦排印許可，原文中的異體字及簡體字，皆予以保留。
4. 如電腦排印許可，原文之格式排位皆予以保留。
5. 原文漏字及不能識別的文字，用□代替。
6. 文獻中的日期、時間、數量，一律保留原文格式。
7. 文獻中出現不同樣式的省略號及破折號，皆統一以「……」及「——」代替。其他標點符號，如不影響文意理解，一概保留原文樣式，例如以「，」作「、」使用。如需修正者，把正確的標點符號置於【】內。
8. 文獻原件中若有簡體字標題，在上、下冊目錄中皆以繁體字代替，方便讀者閱讀。
9. 上冊所載的兩份書稿原有的註釋，其格式已排列一致，放於書稿末處，方便讀者閱讀。

序一

張灝

一年多以前，我在香港科大的同事張兆和教授要我爲他正在編輯的梁聚五先生文集寫一篇序。梁先生曾經是20世紀中國很重要，很活躍的知識份子。能爲這樣一位思想人物的文集寫一些讀後感，我自然引以爲榮，樂於接受他的盛意。今年春天，張教授把他編好的文集清樣寄來。我讀後，在這份高興之外，又平添一份感激之情。因爲在梁先生文集裏面，我聽到在中國知識份子之間平常很少聽見的一種心聲，得到了一些難得的學習經驗。

梁先生出身貴州苗族，就他的教育背景與一生經歷而言，梁先生可以說是一位典型的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他出世於1892年，已經趕不及傳統的科舉教育，因此，他的青少年時期是在1895年以後逐漸出現的新式學堂受教育。因爲這些新式學堂多半設立在城市裏，他很早就離開他的原籍貴州，活動於中國西南與東南部的各城市。正如許多其他的早期知識份子一樣，他一生對政治很積極，歷經軍閥時代，國民黨與共產黨相繼執政時代，他都熱心投身政治。

作爲一位典型的中國知識份子，他的政治積極性是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這份理想主義的來源，很可能與傳統儒家以天下爲己任的理念有關。但就內容而言，它受西方近代思想的影響極大，特別是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這兩個思潮。也可以說民主建國與民族建國是他一生的理想主義的主導理念。

大約而言，梁先生的民主自由觀念有好些方面是屬於20世紀前期中國民主思潮的主流。他不但談以反專制與反官僚爲主要內容的政治民主，而且談社會經濟的民主，認爲民主的實現也需要在社會經濟層面反壓迫，反剝削，達到全民解放，階級平等的社會。他對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深表同情，以及他在晚年走上社會主義的思想道路，都是以此擴大的民主觀念為出發點。

重要的是：梁先生的民主觀念還有一面是20世紀前期中國民主思潮主流中很難找到的。這就是他所謂的「民族的民主。」在這個觀念裏，他把「民主」聯繫到他生前另一基本關懷——民族主義。這兩者的結合，構成他一生思想的主題。他從苗族知識份子的立場就這主題所發出的獨特的聲音，以及他為此在思想與精神上作的掙紮，反映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發展極為重要卻常受忽視的一面，很值得我們傾耳靜聽，深入體認。這就要從20世紀中國民族主義的語境說起。

大體的說，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幾乎是與梁先生同時在1895年前後誕生。從一誕生開始，這民族主義就區分為兩股潮流——大民族主義與小民族主義。前者主要是以對抗帝國主義為取向，要求中國境內的各族群，以漢滿蒙回藏為代表，不分彼此，團結對外。小民族主義則主要發自以反對滿清統治政權為取向的漢人族群意識。1911年以後，這二元區分的情勢似乎在消退中。一則因為滿清王朝崩潰，以排滿為代表的小民族主義已不是問題。同時新成立的共和政府以五族共和，結合成為一個名為中華民族的國族作為號召，似已將大民族主義變成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唯一歸趨。

但是，實際情形並不如此簡單。民族主義的二元區分形勢仍然繼續存在，雖然這區分的性質與形式已有重要的改變。首先就小民族主義而言，1911年以後，排滿情緒誠然已淡化，但不可忽視的是：中國是一個多元族群的國家。從歷史去看，族群之間的文化矛盾，存在已久，特別是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磨擦。這種情形，近現代以來，有增無已，引發民族整合的危機。同時，以「中華民族」為代表的大民族主義內部也存著一些思想傾向，助長小民族主義激化的趨勢。我這裏主要是指中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的漢族文化中心主義，所謂大漢心態，仍然在近現代漢人心裏作祟。再加上西方

近代文明對中國產生的一些文化影響，特別是環繞西方現代化的觀念，如進步，理性，開明等，使得中國現代的文化界與知識界充滿了蔑視傳統文化的傾向，這自然包括少數民族的文化傳承，視之為落後或野蠻的象徵。也可以說傳統中國的文化中心主義與西方現代的文化中心主義在中國的知識界，有一個吊詭的結合，產生了一種異曲同功的影響，形成當代中國大民族主義中的一個嚴重盲點。是刺激小民族主義在中國周邊深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這個語境去看，梁先生的「民族的民主」觀念可以說是意義深長。首先，就少數民族對中國的大民族主義的反應而言，大約可分兩類：一類是拒絕認同中華民族，另走獨立路線；第二類是認同中華民族，但是在這大民族主義框架內，肯定本族的地位，強調族群平等。梁先生的立場就是屬於後者。一方面基本上接受中華民族所代表的族羣融合為一體的理念。他一生對中國政治的熱情投入，對新中國成立的熱望，以及他對中國在現代備受帝國主義的欺壓，特別是對日本侵華所表現的沉痛與憤慨，充份反映他有深刻的國族認同。另一方面，他以自己是苗族人民的立場，也對大民族主義裏面所隱藏的大漢心態深感遺憾與不滿。例如他在文集中常常提到一個令他痛心的問題：既然孫中山當年締造中華民國時，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為何後來民國成立，大家都認為新政府代表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而獨缺苗夷民族？他在文集中也屢次抨擊國民黨政府官員楊森在40年代主持貴州省政時，向苗族宣揚推動同化政策。他當然知道在這同化政策背後，是當時在以漢人為主的政界與文化界很流行的歧視少數民族觀念：苗族的思想行為與風俗習慣是落後的，需要接受漢族文化的開導與同化。這兩個例子反映他一生殷殷為念的一個隱痛與苦志：如何在大民族主義的前提下力抗文化歧視，以求苗族身份的提升與地位的平等，這就是他的「民族的民主理念」。